寄園寄所寄

敘

乙亥之秋吾遊家弟恒夫寄園戲之日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乎園又將焉寄恒夫無以應乃

出所輯寄園寄所寄示予請敘
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倚杖
寄撚鬚寄滅燭寄焚麈寄
獺祭寄豕渡寄裂眦寄驅睡

寄泛集寄樞菊寄為卷十有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徵章章縷縷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旨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縣

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

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

而知臭口寄於頷而辯味使非

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

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
上臂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
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
爲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

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
於人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
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之暴吾
園而吾園焦風之吾園而吾園折

而〻吾園而吾園汨可乎曰不可

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

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壤

使非寄焉將為流為峙者藪野

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畢曰不可也如是則知岱之爲嶽寄於青齊鄒魯之間衡之爲嶽寄於沅湘之徼華之爲嶽寄於殽函瀟湘之徼華之爲嶽寄於崤關

陰晉之交恒之爲嶽寄於雲中雁门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瀍澗伊洛瀆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兖州之民

寄於河濟渤海青州之民寄於臨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揚州之民寄於淮海閩粵之遥荆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壖豫州之

民寄於滎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渭洛灃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寄於沙火寄於石電寄於光琴

音寄於嶧桐鸞聲寄於簫管
梅花寄於簷笛者也是知堯舜
寄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
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

戰國使非寄焉則堯舜至今存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皋夔稷契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叔

齊寄於首陽可類推矣并知典謨訓誥之文寄於書國風雅頌之什寄於詩爻象占變之數寄於易三百三千八音九變之縣寄

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大權寄於
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聲歌
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
觚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

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矣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胸臆智慧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腸

胃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性初外爲臣寄於君子寄於父妻寄於夫追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頂踵

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

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
衣服之為寄何羨錦繡知飲食
之為寄何羨珍饈知妻室之為寄
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為寄何必極

歡歟天地日月皆寄而況於人乎山嶽河海皆寄而況於物乎千年萬年皆寄而況於一時乎過用吾心思多煩吾智慮亦窮以為朕則

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

有戒臣忠有徵士女投贈而關風化英

賢困厄而致顯名事繫綱常名教

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為無捴儒

人仙釋之著并包治亂寇盜之氛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寄而不寄此寄之妙也吾詢恆夫園何寄恆夫未有答今知恆夫意即寄寄於

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仙湖愚兄士麟頓首拜撰

讀寄園寄所寄誌略

有若炎火燒不及者有若嫏嬛偶偷閱者有若帳中枕中竊見者有若鐵函出井底者都爲一書名之曰寄所寄主人性嗜古多與閒仕隱京師宣武門之西偏顏其園曰寄其隨手編輯則曰寄所寄也主人酒酣耳熱談舊事娓娓不少息漏四下輒索燈檢陳帙紫滄作客居寄園從主人得與校對烏焉亥豕之末計是書寄凡十有二目凡五十有九附見者三蒐採古今書籍約一千七百三十餘條自註九十有七從鈔撮付梓人凡四百有二十日主人之用心良亦苦矣主人好著述吟詠所作林臥遙集詩叠韻至一千五百律懷金山詩至二百

四十韻紫滄既盡評隲之萬青閣尺牘椎楊古文寄園集字諸詩萬青閣詩餘紫滄皆有題詞以質當世若萬青閣全集時藝詩古文賦奏疏記序論說以及公移雜體凡二十四卷則主人自訂主人與紫滄同生紫陽夫子之鄉嘗欲續成新安文獻一書以上繼篁墩學士願志焉而未遂茲寄所寄一編雖採掇類殊于人心世教必拳拳焉其亦續成文獻之志也夫至于鉅細兼該莊諧互見讀之者或曰爲經史羽翼或等爲覺世津梁或比于菱花小傢剪燈新聞主人一聽之焉耳紫滄用述其大略以諗諸世之讀寄所寄者新安受業汪灝紫滄拜識

寄園寄所寄凡例

一予自少至壯凡見聞新異輙筆之於册積之既久分類成帙用作座側之玩因京園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園嗣因竹垞太史採十餘條入日下舊聞知不能久藏笥篋遂爾付梓

一是書分十二寄凡屬生平所歷偶有觸者輙附于末以見世間事原有兩相符合處至予作令晋中平交山蒐夏君宛來叙其本末行世亦節取數條以相印証

一囊底寄凡智囊已載者槩不復採非好用機械也有才不措諸實行讀書不能致用只帋上空譚耳

一鏡中寄忠孝故事多不勝採世所赫赫共傳者不必錄錄其幽僻而聳聽者借鑑古人以自敦本行示聖人論士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謂也

一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則耑爲一卷以故鄉從詳也人生如電光石火于山水因緣不淺況濟勝有具何可刻置耶

一撚鬚寄近來進退兩忘時與良朋篝燈抵掌非詩無以過日其林卧遥集偶然次韻遂疊至千五百律吟雖甚苦心竊樂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一滅燭寄坡公夏日愛人說鬼恠猶屬嬉戲神禹鑄鼎象物凡愚賤細民亦令知警而預避防之命意何厚

若言鬼怪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發物類之駭觀以
及人妖之譎誕頗有相類因以編入
一焚塵寄飽食終日秖閒清譚於身心何益一言一事
皆足令人鼓舞興發斯有濟耳遺聞以資見聞座箴
談屑以正人心術助淹博科名以勸子弟壽考神童
皆可類推
一獺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一豕渡寄則不致引典訛誤
一裂眥寄觀勝朝之政事錯雜盜賊紛紜益知生太平
世者爲大幸而防河洩者當先杜蟻漏矣事屬近代
尤不敢漫加已見悉本成書細加抄錄中間或有是

非未確處觀者自能從原書正之

一驅睡寄仙卜醫藥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一泛葉寄故鄉事不無瑣細然事屬桑梓不厭詳也至黔兵一勦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屢奉旨意又經史閣部與馬貴陽幾番辦折要爲吾鄉存其略以見金公功在扮榆

一插菊寄可以不餘然借胡盧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毋貽笑柄雖屬笑談未必無補丙子夏五歲丁燕邸竹園之見心軒

寄園寄所寄總目

漸岸趙吉士恒夫著

寄園寄所寄卷一

漸岸趙吉士恒夫輯

受業　馮雲驌慈生　仝　男　道敬　校訂
　　　錢晉錫邢亭　　　孫　繼朴

囊底寄

經濟

智術

營斂

技巧

寄園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與言猶有假而托之

者赫赫天壤措諸事業亘千秋而莫之泯滅厥惟
功哉名臣匡濟固自天成亦須借資學問大疑大
務遇智士而立決數無不而然慨余吏隱寄園上
自朝廟下暨街巷瑣屑凡足徵才幹者輯而存之
以徵吾情所首寄要知不有補於倉卒若謂扣囊
底智足以集事則非余意矣

經濟

五車萬卷何一非經濟故碩熟之紙上而忘於
臨機如君國何成請不勝記抑髫齡得之而父
所傳者力或回天智或除慾舉數則以該餘

正德允泰藩請。欲益以陝之邊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
上不聽。楊廷和蔣冕引疾不草制。梁儲曰。皆引疾。孰與
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
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
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
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

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禍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處。其勿與。事遂寢。通記

此眞不諫之諫。猶兵機也。先曾祖光祿公。初官高祖弱冠同梁公周旋。常與諸孫道其事。余閱明史。恍如高曾面命也。識之。

郎中李夢陽。勸尚書韓文劾劉瑾。文令夢陽具草。既成。讀而芟之曰。是不可太文。文非省也。不可多。多覽非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之。貞陵紀

嚴世蕃既敗。復爲御史林潤所劾。捕世蕃繫詔獄。諸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

而衆其黨竊議。自謂納賄。白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恐。衆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劾去。而故縱楊繼盛沈練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旣定。乃今其黨揚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詣徐相國階議之。階固已預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

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關發通倭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冦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乃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嚮撈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卽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計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償楊沈命。柰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十日。縲絏歸矣。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弟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斷僭侈。及龍文通倭狀。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鞫訊其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畧問

數語。逮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俱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書階能剪大憝者。歷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乎。快心錄

是類皆世所共惡。華亭亦勢逼騎虎。然稍一放手。三思五王。遺憾千古矣。取以舒公忿。

余令交城時。交山賊謀攻城。撫院舍人田福。久橫三晉。與賊通。家僮田自友。以次應守堞。城總啓煥促之不應。反恨煥。福佯爲好語。召入。扃戶捶之。幾死。且曰。

城破在日內。何守爲。予捕福下獄。詳申各憲。有韓魚禎者。康熙元年爲福毆死。遺言妻子無釘棺。此冤終得白。迄九年。啓其棺。面如生。復詳撫院批訊。重責數次。福自知罪大。自縊獄中。家屬領屍出獄。乃不期而與魚禎同日出城矣。自是賊以內謀攻城之謀漸寢。

周延儒票擬。機敏通達。能得上意。應對亦從容有體。上嘗怒科道楊枝起。馬嘉植。王士鑅。又以士鑅指楊嗣昌溫體仁薛國觀謝陞爲四凶。大嫌之。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擬救。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巳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御免。壬午七月。上問輔臣以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

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爲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德璟曰。道周承戍。家貧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吳甡輩復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微笑。既退。甡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容札。黃道周清操博學。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毋容議來奏。上御筆也。道周黎楊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延儒之言而起用。三垣筆記

黃論德道周。以直諫下獄。思宗怒莫能回。後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用之。周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退

宮。卽傳旨復官。通紀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埰熊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諸輔臣懇請數四不許閣學蔣德璟面奏曰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尚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公奏曰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意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回。崇禎雜錄

劉公應遇令永寧。會霖賨民苦鄉貴焦衍豐凌轢憤憤

不平。遂圍城斬木。上臺命公治之。公單騎夜馳。止携僕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門兵。邀邑中士大夫飲南樓。從容觴政。人莫能測。以書示衆曰。爾等聚衆立寨。報仇耶叛耶。叛則吾當提大兵勦之。若仇。則衍豐一村夫耳。爲爾請命上官。一笞斃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衆羅拜。陳衍豐罪。皆泣下解散去。後十日赴永寧降。已而公請當事。削衍豐籍。擬鬼薪。遠近快之。劉繼撫傳

楙公之煩。將勒王入都。援兵有嘩而潰者。殺一參將。兩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啓禎野乘

沈文學自徵。磊落自負。崇禎三年。遊化永平。破。兵使者

張椿聞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爲計復遼永。事定後。封笎鑰。長揖策蹇去。之京師。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壁城下。疑其有外心。大司馬募士能入袁營探實者。予上賞。公慨然應募。司馬欲與騎三百。公曰。不可。崇煥無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騎亦不能救。徒滋疑耳。如崇煥敢殺某。則反狀明白。公即知所備矣。某又何惜一死報君父。司馬乃授以令箭。夜縋城出。至袁營。厲聲呼曰。大司馬有語致督師。諸軍注方挽矢欲射覷之。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說曰。天子新踐祚。即不次擢公。可謂公知己。周知公必不忍負朝廷。但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哉。盍省今以明主投杼。公

族無噍類矣且公往殺毛文龍人已疑公方與公立功名自贖猶不盡節天下且爭譏公可不畏歟崇煥改容謝請即日入朝公曰誤矣城中人情洶洶苟驟焉入朝此盧杞所以阻懷光也俟其入城具以情告而後進則羣疑盡釋矣煥唯唯惟命公具道所以于大司馬于是天子始召見煥賜貂裘玉帶慰安之繼召見遂下煥獄

沈文學傳

奸徒李璉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縉紳富民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閣學錢公士升怵然曰此亂本也擬刑部提問思宗意益不懌命改票公具疏痛駁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所關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令天下

齊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耳，若此法行，驛天下皆爲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請告歸。錢匯學傳

弘光初，東陽許都亂，亂首雖就擒，而餘黨猶時出劫掠，大司馬張國維，邑人也。知盛公王贊宰蘭谿，有善政，故請用公東陽以撫綏之。公至金華，兩邑人士爭來迎接。維時亂民叛黨，林立道左，戒恐不測，謂宜陳兵備變。公曰，是不過欲識新官，無他虞也。去蓋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行視囚籍，凡以許都事株連者，悉慰遣之，餘黨感公恩，皆散去。盛東陽傳

文震孟以疏論時事，忤璫，欲杖之，葉公向高力爭。語感

賢門。此上首科狀元。荷遭摧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解。蓋燕俗敬事信向。璫性畏鬼神。因以獲濟。啟禎野乘

崇禎末年。闖賊勢亟。總憲李公邦華。密疏請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壯藩翰。思廟袖其疏。太息累日。是時巡撫馮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云京師單虛。職守一無所備。臣謹具遊船二百艘。率勁千人。身抵通郊。候駕旦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銜命入都。閣部諸公鈐柝沉沉。閣門晝扃。愷章彷徨七日。飲泣出關。四日而京城陷。牧齋集

福清葉公向高。當國時。鄭貴妃專寵。羣臣咸慮福王奪宗。公時加調護。請福王之國甚力。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徒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趁此寵眷時敢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年口語可畏。王一之國。百口冰解。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耶。貴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制。王之國。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公密啟皇太子。必當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固辭。乃立受。亦共二。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首

與貴妃皆大喜。初續表忠記

泰昌不豫。南昌劉文端公一燝預顧命。駕崩。偕羣哭臨。衆哀畢。公卽問皇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禁煖閣中。要封皇貴妃。公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趨而入。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卽還。選侍初紿之。既而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公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選侍猶趣呼皇長子還閣。公不可。請暫居慈慶。上喜。顧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歸閣下伴我。乃無恐。公辭修故云 仝上

神宗晏駕。璫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左忠毅

公光斗還封不敢。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進奉乎。仝上

光廟賓天。年號未定。皖城左光斗曰。今日以天啟存泰昌。非以泰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議始定。仝上

常熟顧裕愍公大章。爲部郎日。兵尚張鶴鳴行邊。奏獲杜茂係奸細。與知縣某同謀。遣官家三人交通叛族。事株具。王尚書紀。問諸司。皆唯唯。公獨曰。謀叛大事也。而人同謀三月。其相與親密。必非尋常可比。豈有官家姓名尚不知者。杜茂已嘗過五六次。夾過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況往返數千里。三人朝夕相聚。而不問姓名。亦

不可解。王大笑。蒸杜茂貴偕登撫剛先標員、領餉葛昱
餉費而兵不集。懼罪走匿山寺中、爲番役所獲也。審畢
王問當坐何罪。諸司不能對。公曰、某雖非奸細。然與叛
者同族。按律擬流三千里可也。後王掌議侍郎楊東明
署事。欲定讞結案。曰。叛者既以謀反論。則于某乃反族
當論斬。公直前曰。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
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期親。公曰。某所執乃大明
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讞乃定。仝上
蘭賊奢崇明之據重慶也。貴州布政司參議胡平表、方
以忠州判官在圍城中。縋城。徒跣走石砫司秦良玉乞
兵援成都、目把紛囂不肯應。平表嫌慨號泣。不飲食者

五日。良玉感動。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勸。措處以餉。秦兵一戰而復新都。再戰而成都之圍解。四川撫按授之監軍。兼副總兵職銜。平表得以統束易置諸將。自市驛之戰。俘斬千餘。馬廟之戰。俘斬萬餘。占據兩嶺。酣戰一日夜。斬首千餘。奪據二郎關。擒黑蓬頭。追降樊龍。復重慶奢寅糾土府水西復集十萬。我五路應之。四路皆敗。總兵楊愈茂死之。平表以六千兵。人裹米五升。截苗㺚賊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擒偽元帥巨賊四十餘人。獲其偽印勑。偽號錦冊。及各縣印五顆。救出被擄生靈數萬。崇禎長編

兵部尚書呂維祺。當崇禎初年。爲南戶部侍郎。許譽卿。

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加專勅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公念上簡任重而南糧積穴最深州縣催徵大抵急北而緩南又南糧多派之官戶豪猾包攬積逋至五六年無從鈎剔檄行州縣提解率以公文具覆甚有印批不掣遷擱至十餘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那移別欵不復補額者官軍先已呼噪儆及司官矣公乃悉心振刷又請開爐鑄錢以佐軍需而嚴杜夾鑄私鑄之弊舊例糧米交倉必三篩三晒耗折滋多若交場給軍者免謂之水兌公燭其弊乃改倉爲場聽運軍就便交納即以支給兵丁兩皆稱便又錢糧支解白置一簿而自銷之吏胥無從上下其手積弊頓清 續表忠記

康熙甲子。裁浙閩總督爲閩督。督標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乏食。譁。奪民物。罷市。衢民潛逃。時家玉峰兄士麟公撫浙。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佯爲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于衢殺一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六七百名。所裁止半耳。仍令照舊克伍。僉曰善。獨藩司借餉有難色。公貸給之曰。吾家素豐。賠萬金止矣。何惑乎。藩司唯唯即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餉給汝等不過半年。即盡補營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請。兵民懽呼。嗣後武昌夏逢龍之變。因兵裁而激亂。始服公之先見。○杭城苦火災。蓋人居稠密。衢巷狹

絡簷舍鱗次櫛比鮮磚石垣墻每一延燒輒以千百間計男號女啼棄巷塡街搶火宄徒咆哮挺擊甚于強刼公初蒞即約寮屬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在于折近火房屋以斷火路公于左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委遊統之行藩司于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縣各三十人以各守領官統之製給每名長二尺白布號掛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鐵鐮鈎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柳斧平枯蓬剔具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聞鑼

公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着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于四旁稍遠隙處折之。鈎以鈎之。纜繩拴柱以拉之。椰以敲之。斧以斷之。頃刻而家。則火自息。○杭兵印子錢。民受困久矣。公憂之。寐中有人告曰。容城償債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吾溢容城小邑。民借旂債不過數千。今聞本息至三十萬之多。而我何以能償。一日聞太夫人來。公喜曰。毋携金至。可償也。遂向將軍等認以巳變產代償。次年。太夫人至。公迎于境外。舟次北新關。詣毋產資一萬。令中軍設綵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詣公衙門閱視。呀曰。負。癡物也。公旣如此爲兵民。我輩常他

公。及會議。曰　旣公還。利當讓。公曰。不然。吾向爲容城令。曾代民還債。彼庄頭輩。且感激。利全讓。本減半。況列公大人乎。難之。請再四。將軍等共諭兵曰。此案不結久矣。民實難完。今撫院代償。衆心肯讓乎。皆曰。旣撫院代償。願讓一半。得半。他圖甚于民負也。公曰。恐攜物不足。則失言。毋兩讓六完四可乎。衆叩首流涕曰唯。於是公委杭太守。將軍委四章京。盡取原券清算。約三萬餘。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盡檢捐之。在省之鹽使尚衣濟泉學使監司。遍捐以足萬滕。未附兵民祠祀。

囊底寄

智術

智係以術雜霸矣。老子曰：大德盛容，貌若愚。於以養身有餘，其於應世何有。奇才不足，果足濟從難，定禍亂，判覆盆，破奸宄，弭禍患者，均歸之曰智術焉。

永樂間，張洪使緬甸。召通事訪問，通事曰：緬俗倨傲。朝朝廷使臣來，則縛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閉其從人於外，使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南面與語，率以為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惡，至者居半日輒病，三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洪入境，遣通事諭緬人撤去

北行之樓。且告以中國禮。爲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則箠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遭箠也。乃選敢死士二十人。携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此緬人關門。不聽。遂箠之。排其門入。至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鼻勾纏。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迎勅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擒殺鄰境宣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旣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層出。命易生牢。來餽。備聞緬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榦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餽生牢。必俟三五日無蘇。然後烹用。掃除營內。毋容穢惡。於營

外百步許為廁。滿則實之以土，更為別廁。三日掃除穢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較。嘗詢撫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儆戲遊行，必防其毒。緬人皆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瘴予以平胃加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共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沒於彼。即命官旗焚收骨直。點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為神明。

宜德本。永豐賊陀平。府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布政喻智方賑饑。乃下令曰。苟無實。宜自來。衆悉詣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倘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可轉禍為福。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全活甚衆。貞勝編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寧府有鶴為民犬咋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晉王賜。祝公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無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鬭。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稗史

正德中。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讐鎧。衆謂

不誣。雲霽曰，此嫁禍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鐙狎者誰
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群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
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鐙。余何殺之。明大
驚曰。鐙將販於蘇。獨吾僕之。利其貲。故殺之耳。仝上

明正統間。韓中丞雍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
林中。執香拜伏軍前。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
去。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
脫穽鑊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
之。果皆有短兵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
首於樹。夾道不絕。峽中蠻聞之。驚呼曰。天神至矣。極力
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

頭領臘飲之。卽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人。公振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慄。公笑曰。公譚兵何美。殺一縶囚猶爾。臨陣當何如耶。自持刀連斬數人頭。衆懼。有壯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哀談

山東滕家庄。三兄弟爲響馬賊。遠近州邑。嘗被戕。南人入都。此爲甚途。順治丁酉秋。余以計偕。同徐新子徐次鐸。聯舟北上。道臨淸。將至泊頭。二徐舟爲氷破。行李盡移岸。剩予孤舟不便行。遣家人覓車從陸。未至有小刹欲借寓。僧支吾不允。微露嘆息聲。余疑之。予設一命爲祈儀。詰其隱。僧附耳曰。滕家庄。適有馬

涞峴。今夜諸公行李。多應不保。恐見累。是用不敢納。二徐色變。予曰。易耳。急至泊頭雇三小驢。問何往。予曰前至滕家庄。驢夫曰。噫。此何地也。敢去乎。予笑。命家人押車運行李後至。即同二徐急策蹇。日已西沉。乘月走四十里。二更到庄。主人蕭衣冠。出大門迎曰。早知作賓至。特相候。主賓禮畢。予呼曰。餓甚。何不速飯吾。飽餐再談。主人掀髯笑曰。已備矣。出二席肴饌杯盤潔。皆南味也。食已畢。安置臥具於書房。二徐不敢合眼。予酣寢。辰興至午。行李尚未至。二徐憂甚。予豈不問。少頃家人押載三大車至。曰泊頭車不敢來紫滕家庄發車到舟破處遠迎。故運至遲耳。莉三兄

弟各居大厦。環以高垣。驢馬盈谷。器械射人目。斷役不許。各具優觴款留。次日宰猪羊。設香案。欲誓爲兄弟。好。當是時。余默揣稍有難色。即生彼疑心矣。口授意二徐。各親書生身年月於黃單。二徐皺眉。予亦顰蹙。即取黃單同香紙俱焚。曰。我輩盟心。俾神鑒耳。滕氏三兄弟俱忻。二徐乃釋然。越三日。各贈白金六。遣役送予三人。及隨從各乘驢馬。行李亦俱備。乞七十餘里。役云已近武邑東門。小人應歸復家主矣。二徐俱脫險。方有喜色。予還仰投刺武邑。而城守戒嚴如與劫敵。手揮持刺仰人曰。速去。遲即繫汝。作倉皇避。盜令肯崇刺痛賊。疑車騎從滕庄來者。爲攻城故

也。余測其意。露屯行李華閭。復具書詳述來狀。另遣家人。克郡胥。抵南門城下。呼曰。理刑公文到。是時削道南司理莫定。故假其名。武邑聞上司人來。然猶不放伻進城。繼書入。少頃。典史繆心鏡出城迎門。許勿以閉關見罪。三君子從豺狼穴中來。安得不戎。不相向耶。後數年勝終服法。庶為爐。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名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 百德錄

王陽明爲知州時。賊首王和尚扳出同夥。有多應亭多邦彥者。驍悍倍於他盜。揞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毋於兵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二盜至案前。復審。預誡皂隸報賓賓館有客。公即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俟爲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言。唯叩頭請死。遣愁集

巡撫王守仁。討南贛賊。橫水桶岡等處俱平。獨浰頭賊未下。先是守仁征橫水桶岡等賊。慮浰頭賊乘虛出擾乃使人齎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鬢不從。守仁計

兵力未暇。羈縻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衆降。守仁用撫之令從征。及橫水破。大鬢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降。即願從征立功。實覘虛實爲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居近浰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畧遣之歸。令密集兵衆。候平桶岡。後報師期。及桶岡平。大鬢益懼。守仁遣使至浰頭賜諸賊牛酒。賊嚴爲備。詭語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盧珂。欲讐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鄭。移檄隣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鬢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鬢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千餘衆。時

諸縣民。皆爲大鬢所脅。三人者獨抗賊。賊讐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鬢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鬢方遣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浰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鬢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鬢意乃大安。守仁別賺仲安所親說仲安令自來投訴云。官意且虞。何可不親一往謝。且使盧珂

等皆無所入。大賢依之。謂其下曰。欲仰先屈。贛州仗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採知大賢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浰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賫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爲意。大賢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報歸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賢等。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大賢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留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

令水徵直搗下洌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洌。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官軍爲三衝犄角進。指揮魚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遶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洌大巢。餘賊精銳尚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礧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詐爲賊敗奔者上山。賊見之。呆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衆已闖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殆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扣

下地方捻撫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遂班師捷聞
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通鑑
少山賊爲害甚。康熙九年三月初十。余從省旋。執張
清源汝渤手曰。山賊披猖。吾備之甚嚴。若膈民情太
僻可慮。汝渤曰。吾邑貧。庸無分文。山賊不在意也。予
曰。夜夜防姦。倘有意外。況安然置之乎。十四日。交城
補行鄉飲酒禮。其夜三更。諜者密報清源失事。殺死
教官李開秀。縣官易服逃免。予傳簽令。練總馬奥率
鄉兵邀賊歸路。再出公庭解餉五千兩赴省。旋回。途
有要關毋返。返且死。銀已出郭。予至備卒行鄉飲酒
禮。復邀師生登卦山。酒數巡。邑中方傳清源殺官。集

到山。同坐大驚。予曰。君輩無恐。賊且就縛。其日詹倫者未入清源界。已股慄不前。既念予臨行誡語。率赴省無虞。馬與客報群盜已困馬鞍山。予急致書汝瑚。索捕賊關文。汝瑚諱之。謂教官墮馬死。非賊也。予不得已。寄令與等放開一路縱賊歸。若依余行。賊盡被縛矣。

王晉溪曩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晉溪曰。茲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地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父爲百戶時。邊外數萬騎突至。都御史於忠肅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惟吾

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虜來兵所必駐之地。掘地暗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伏山腰上。以銃爲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勳。選偏將者。亦當以李忠宣爲法。葉書

陽明既擒宸濠。囚於浙省。時武宗南幸。住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湧幢小品

伍文定討宸濠。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軍士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匪譽錄

宸濠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見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宸濠遣人饋物。則倮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唐伯虎紀事

陰允記云。蘭陽處士丘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覘識其狀。盜也。佯落簪舟底。盡出其衣裝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悞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休寧邵大繼。嘗宋

通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處。四無人烟。舟子貌甚不良。卻懼。亦用此術。佯以失物。呼舟子秉燭。盡檢精儲。遂得無恙。嘯虹筆記

孔侍郎公鏞。知田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涖任甫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待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壯兵。公笑卻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爲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

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遠賊地。一亦逸矣。賊捲馬入深林。夾路胃裸人於樹者。遙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羣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酋問公爲誰。公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見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便殺害。汝如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

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勿復刼掠。若不從。可殺汝。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餓矣。取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徒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巾襦。群生奔走。公按轡出崗。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

而降之。導來附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稗史

交山盤結千餘里。通數省。賊自明末踞其中。數十年。官吏從無有敢至其地。余久欲覩賊形勢。康熙九年二月九日。以勘農往佳交山之麓。明日至長斜。又明日至戴家庄。巨魁惠崇德馬前投首。釋之。改名重生後三日至惠家庄。即寓其家。密擒大盜楊芳林楊芳渭兄弟於趙家汶。先令差役于捷稼押送縣。度行二十餘里。予始整部伍行。賊首任國鉉統衆千餘來發

予縛營兵鈕明節。加刀於頸曰。賊至先砍汝頭。即率兵役二百餘逆之。驅明節衝鋒。以明節雖係營兵。實爲山賊頭目。賊因此不敢逼。予始整旅而還。明節亦即亡入山爲賊。

汪應軫爲翰林官。武宗南巡。抗疏諫。奉旨廷杖瀕死。出知泗州。車駕既發。郡邑務禦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汪獨凝然不動。或詢其故。汪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需索。汪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汪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斂戢不敢肆。駕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州

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江彬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能納之宮中。俾受獻幸。實裨治化。事遂寢。世宗立。命復舊職。臣鑒錄

武宗南巡。江彬提督彬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卒。偉岸多力。喬白岩患之。乃命於江南拳棒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約日與提督相期至教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蹤如飛。北人麄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脇。或觸其腰。皆倒地僵臥。彬氣阻。與謀潛折。自是不敢復橫。遣愁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蒞稱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即出牒取庫金錢。去與太監市布絹。復索金錢。公又出牒

取庫金錢入借。同。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以便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而去　後渠雜識

大同猫兒莊。本遼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夔爲禮部。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減。其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迤北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其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遠之體。　菽園雜記

胡廷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酤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酤律笞之。　臣鑒錄

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爲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險。一笑更不能作威矣。衆嘆服。珊瑚網

居論德應埈。欲治一僕。怒甚。僕求解于夫人。夫人謂置一大魚來。覓測其旨也。應埈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容微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平湖縣志

同年胡道南以巡鹽御史內陞歸里。予寓京都帳倉岸。二更有胡又申敲門見予。謂道南行隱事。來日某人央出參。身家不保。已與某訂定酬儀若干。急同過

見。處可釋也。予曰。若甚若甚。科道參人。先來通知是明明嚇詐。你須直爲我致意。來日某果有參疏。余即以年兄此刻所言出首。年兄不得悔曰。請別請別。胡某大窘而歸。事遂寢。

劉公存義令平湖時。倭寇城急。計城上懸燈難禦風雨且苦燭少。令鐵工作薄鐵板。斲薪木灌以瀝青。上置木板遮覆。瀝青遇風雨益熾。不滲燭而火光亘長夜。置長物隱城腰城上。望城下如晝。城下望城上如漆。平湖志

明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若不蚤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中。每歲查舉勇

力智謀者數十人。月給食米一石。俟其殺賊有功。請量授官職。不惟國人不爲賊用。與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滋蔓難撲滅矣。報可。貞

勝編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祝其第。忽緹騎陸公金壺失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謂之。公曰。無憂。盜獲矣。因自坐門屏。輿群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各盡。盜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盜遂宮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敢。藏城外某塔頂上。而言京中苦其盜久矣。卯鄉有

青衿子。日夜讀書其序。書聲恒至旦。忽以大盜案捕去。禪師大恚。曰。是足不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踞剛床中。皆以重毬。飲食惟燒酒煮肉。啗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盜群盜徧爲耳目。而以青衿子爲戲。嘗其背帶息時。即馳馬去劫掠。還而未曉。猶爲閉戶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耳談

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安言逸者姓名。餓縛一人至。甚稱冤。乃令置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窺之。因密呼一隸案盜首。而背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即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以吾息爲盜耶。遽命釋之。遣愁集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爲嘉興推官。署印平湖。値倭寇至。議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從。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集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權奇之妙乃爾。然非素得民心。即殺十將軍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栢泉。亦名松官太宰。湧幢小品

胡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胡迎升借重。趙頷之。鐵胡張筵宴趙。趙愈有傲容。胡微詬之。席上從官皆錯愕。趙遽問。吾奉天子命臨閫軍。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於是衞趙於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操十萬之衆。節制七省。不知大

大命何須臨行。諸標無旗牌旂。為胡爺者蔡將特起，其聲震地，趙衆為之駭然，時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為主，縱不為監軍屈，寧不為伴賓相耶，胡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壽之二千金耳，趙聞而趣謂曰，汝饋二千，我倍責於汝。胡復笑曰。即四千何難。席遂罷。明日趙竟無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非有才望能監我軍。不過貪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則抓其來意，必興怨謗，與之則不甘。吾故罵而賞之。罵以洩吾氣。賞以慰其私，彼求賞而得賞。又何求焉。人以是服胡之量。且足以覘趙之醜。耳史

胡總兵茂貞鎮徽時。余村南去五里，爲古樓。有金西

自質庫在金陵。其門下人將胡總兵所質以年滿不與贖。胡怒。遣兵來圍余宅。欲繫其從弟星簡家婦女辱之。星簡先覺。携眷屬夜奔傳墅。余藏之後屋。胡兵至。古樓無所得。訊知逃余家。殺馬余門圖賴。先是胡措虐已甚。凡紳士謁見。通名皆用手揭。余以失體不肯往。反為胡所重。時以此事不能解。往語之曰。將軍素以威鎮地方聞。竟與賈人爭余而損名乎。胡轉怒為喜。訴其被金家質庫所詐。恨之甚。余曰。易易耳。五日內當囑其照數償還。胡酌酒訂交。已命星簡借貸還之。事遂釋。後胡移雲南。派六邑富戶臟金。謂余附近村有獻者當辦余。余曰。若肯見免。公之惠也。若剝

柔杵以肥吾家。豈丈夫所爲耶。胡頓之。余近村遂獲但不巡。而自名早賞。因是憤發出仕。歷官至陝西莊浪參議。

陳副使子文。字在中。閩人。嘉靖八年進士。除麻城知縣。歷戶部郎。出知長沙府。土賊尹大憲阻水寨自固。歷數守莫能捕。子文故緩之。益畜憤甚多。竊出貿易。乃伏壯士數十人於水次。而遣一人微服買犢往誘之。伏兵卒發。生擒其渠魁。列朝詩集

張江陵欲甘心高新鄭。有都蔔守禮與冢宰楊博力爭之。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事。中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

據。居正怒之。守禮識其字。奏納諸神。居正覺曰。彼決理不諧。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上聞。先收府耶。吾二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高公卒無虞。貞勝編

王霽宇象乾鎮宣府日。如粟價將踊。先借帑金二萬兩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千兩。羨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撫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帑金五千兩。得息如其數。以資軍餉。當時說者。嘗以大臣行商賈之事。寃哉。治國如治家。不可與腐儒道也。霽宇八十四尚在鎮。青螺身不滿五尺。功業文章。各過人數倍。穌譚

茲裴變亂。山右各縣預備積貯殆盡。事平。藩司籍其

事報部。朝命給銀買補。皆已出後二十餘年。皆係挂報。不但米粟豆草俱空。亦並無倉。予力陳顛末于道方伯。棠逢公案訊從前經承。如數追補出買。予特建預備倉於舊址。米七百餘石。粟五百餘石。豆三百餘石。草一萬三千束。俱全。因爲出陳易新。民賴之。沁州知州汪宗魯叙其事。立有碑。

戸部侍郎勸公。爲遂中丞胞兄。予晉謁之。問曰。聞潞府爲賊破。今赴補必窘。兄昔宰交城貯千金。何不取用。予慫然無以對。公笑曰。兄捐千金。鑿山引水。離任後。交令同鄉士巾詳中止。竟將兄捐者用去。含糊批詳云。鑿山引水。非常之舉。必非常之人爲之。前令豈

無確見。而棄千金如敝屣也。爾等庸人不足語此。速將前令捐貲追出貯庫取具遵依繳。兒可寫收字我給爾領回、當時手無分文。借貸無路。得此足供都中薪桂吹贖之川、

楊璀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璀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即躍於江中。潛道去。璀徐至。紿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稱謝而去、座右編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

時制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厭槃愛之甚。其時有忌馮譖之於當路者。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非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驚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額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懽。方出。次日入朝補館。得不他補。湧幢小品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渾城驛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容命人取庭樹巢鵲。縶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詰館人。皆驚以

爲不祥。遂去。〇仝上

萬曆間。海鹽令王臨亨。治獄多精察。有一婦早孀。隨母兒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冒婦之叔。一僞爲夫。一僞爲入夫之兄。前詞訟縣。已而佯以和講。月餘僞夫訟婦之母兒掠婦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訝其貌很。鞫之則前案悉僞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許。詐以娶而更嫁。婚書媒聘悉具。公呼女前與語。已而遍問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記左手右手。少年愕然遂敗。沈氏兄弟皆無子。兄富先亡。弟貧有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升瞰其貲。俄被盜。賄隣人誣升。言從屋上來。去所遺鞋是也。公曰。婿而盜何必登屋。茲方六月。何必

衣裝。升得白。海鹽孫國經

李襄大司馬征播楊應龍敗逃囤上。李公以大砲攻之。楊裸諸婦向砲。砲竟不然。此受厭也。崇禎乙亥。流賊圍桐城。上架砲。賊亦遣人裸陰向城。時乃潑狗血燒羊角烟以解之。砲竟發矣。故鑄劍鑄鐘。合煉丹藥。皆忌裸釹之厭。物理小識

沈參將希儀屯柳州。左右皆猺諜而無諜猺者。沈以爲使官府人爲諜。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詷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巢中。諸猺雖凶暴。樂殺

人然販者至則衆衆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樣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貫貫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顧之刻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殲之而已而賊寇偵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道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 唐荆川文集

沈公始至郡令諸猾得出入債貫游嬉城中無禁諸猾

時入府見公。公見女撫之。久之。稍稍擢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夥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愧。察群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引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褁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擁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

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溲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為夫人愛已。諸猺婦皆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仝上

況公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刵兩耳。貲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廢[illegible]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

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無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無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僅萬曆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仝上

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跰血瘴以死。或餓瘠崖谷。仝上

沈公每以甚雨凄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以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

所。夜聞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跳。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詷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詷之。時公所遺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聚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詷者。亦同會於城傍。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詷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聞銃者誰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猺。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詷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

以耕。或索雞酒於猺。猺不敢不與。仝上。

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脾者也。宄術甚。狩七捕之不能得。至泓。公亦七捕之終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匿巢三府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府賊往劫他所。而三府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狰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諷諸猺之佷妻者曰。官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人四五人

來投公。公令入密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擒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叫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令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恂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陷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

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以爲吾怯。於是鎖諸猺妻及扶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戮諸猺。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賞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齏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

用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挾諫以歸。剄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仝上

交城營。半以本縣山民充兵。遣盜長子孫備伍。交山盜風愈熾。康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予移汛地。換營兵。嚴防守。具詳兩院洛部。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兵部洛覆到營。將交城經制之兵。更換太原經制之兵。一千一換。著為例。山中巨盜耳目方絕。庶可施吾勦撫之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夜。赴宋居給事中武攀龍宴且進歸。交山群盜數十相睨入影。予馳馬於馬旋左

疾上城。諭守城堞者。加嚴。群盜由北門踰墻出。予縱北逃。比擒獲殿後者二名。開內署鞫之、許以不死。因得諸賊實情。蓋無日不以殺縣官爲急。盜首傅青山謂賊黨曰。趙縣官內謀深。而外若不經意。我輩不殺縣官。將來必爲縣官擒。渠官做得好。於我輩不利。換一個來。又作商量。予夜獲殿後兩賊。得山中實情。釋之入山。寃爲吾用、侵晨獲本地方作賊居停者四人。立斃之。卽進省。以實密聞於達撫公。

趙應龍壯健。力敵十夫。交城原擬都賊首。與李宗盛交結。劫附近州邑、脅破淸源殺教官李開秀者。久之

余密探兩蔚蘆川踪跡。知鄧樂李宗盛招趙應龍行

刼。予密仍降賊惠重生授意而行。山賊任國鉉惠孝文爲予用。以計紿應龍。折其兩臂。縛以付重生獻出。應龍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縛。同汝俱死。予械應龍赴省。應龍沿途據鞍高唱。洋洋去。無怖容。

李宗盛者。巨盜李黃毛子。黃毛向明季爲盜。後降。隨任標營久。積貲饒富。山中築堡如城。廣畜騾馬。積芻糧。藏鎧甲兵器甚備。黃毛死。宗盛即小黃毛。時時出刼太原各屬。黨羽甚盛。殺人視爲常。凡避罪逃竄者一入山。官即不敢問。宗盛屢捕不獲。康熙九年四月初。巡撫達公給示撫賊。予止之曰。縣官方佈告發兵會勦。以振脇餘黨。撫之則機敗。誠假便宜。發兵武鄉

兵自北入，太原協兵自東入，宗盛必南引兩薊賊合

賊以自救。縣官容用間，使兩薊蔿賊不與之合，則宗盛勢孤，必踰劉王嶂以入黃河畔。伏兵待之，不出十日，擒宗盛必矣。遂公曰：汝籌畧鑿鑿，得無爲趙括乎。予曰：然，悉在胸，故能言之。遂公曰：吾知爾不託空言，今晉中兵，悉聽汝調度，但云奉吾面諭行之，不拘爾以文法也。予用印文四發調兵，俱云奉憲密諭。宗盛聞風，乃與心腹十數騎西南走。二十四日午刻，果至鵰窠，就食劉振家。食方備，蘇防守、郭典史伏兵起，倉集鄉民，圍之數十匝。宗盛呼曰：吾李黃毛也，任縛我去。驍賊乃進，單騎出戰，射之踣，餘黨逸去。宗盛狀貌

魁梧。即被擒。氣勃勃。未及郭數里。觀者萬計。坡野爲滿。雖婦女亦上垣牆。縱目揩頸笑語。交山賊破州縣殺掠。惡不忍言。如悪岐山鍾斗尤淫惡。岐山居惠家庄。遇群淼他出。即入其家淫其妻子。斗行刼。毗倒裸婦人。油漬牝火燃之。或刀穿其牝兩輔。鎖鑽之而去。其惡如此。後皆被擒。

康熙十年。余奉　旨平交山寇。勦殺淨盡。十月初七日。同守備姚順統兵至縣。諭山民速歸靜安堡。十三日屯駐官兵。命移廒郡月湖。查歇徹夜。觀者夾岸。初八日大閱演武。場遮運酒米芻豆至靜安堡備用。初九夜令司更者。從其籌。夜之斤。發五鼓。飲兵戾行。四

十里米糧至水泉灘欲犒諸軍訓順等曰此行來
可勦寇進屯靜安為息敵計耶順等驚愕予偕諸弁兵
黎古赴禦出賊不意直襲薊盧屯駐東坡底日暮安
營畢語姚順曰此地為吾據則兩薊盧聲勢絕矣是
夜大雪山嶺盡白諭山民寧家毋從賊須死次早諭
兩薊盧居民許其拿賊贖罪強盜亦令賊立功統計
入山二十六日節擒賊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縊二
名餘俱押解又投首賊首三十六名新撫山民一千
四百三十七家山馬六十六匹器械粟豆另造冊呈
報其真正良民不為賊脅誘者止三十七人賞羊酒
及扁額旌表或十里或數里或百里就地遠近立為

約正以勸率各村落初三日振旅還縣汾文清太諸紳士庶壺漿而迎者不絕婦孺俱在門內羅拜歡呼載道藩司在省聞提官廳中語督學謝觀曰爾江南乃有此人耶夏明經宛來撰有交山平寇本末行世

山東臨邑有兩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說在某貴戚內璫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聞之紿謂某家喚說書引至蘆葦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因我帶結不可解公為我解待我取錢惡少與解而瞽已抱其要害力持之呼群瞽皆來詬擊在狀出其目睛盡蒐其所奪始相携歸 耳談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膽勇爲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飄汎海去。長年既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遠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俱柁俺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皮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呼。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

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
有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賊首。長年
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
級。因私刻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
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黃鬚。類倭人。并縛詣
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
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並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
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奪歸狀。鎮將啗曰。若言斬賊級。豈
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
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
長年為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遶示諸營三日

了。金帛遺歸。并遺諸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長年。孫秀貧甚。猶操舟漁。湧幢小品

烏程鄉內偷家婢。吞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虐訊。婢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何知。盜競取之。皆慫其取去。而幼子釋。盜去。家盡尤之曰。汝必盜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盜二人皆鄰近某某。即切去。猶我橐中物。何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密捕之耳。亟捕人贓皆得。而財溢於所失數。蓋盜往所藏也。婢智矣哉。耳譚

劉滋濮陽人。少為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賣其田。遂什一之利。廿餘年致數萬金。翁

人悚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賊越城刼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君所取。賊見大鏹喜甚。盡力攜之。人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於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攜數錠遠遁去。既明。鄉人唶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攜耳。○湧幢小品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觸木木倒。將賊壓破頭面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隣人

曾戚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索一箱納賊屍於內因舁至賊家門首剝喙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訝是夫所遺即舁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爲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爽之耳譚

吳中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過里中吏遂間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吏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吏論自解且立取人德公其人欣然曰惟長者命之吏因執其手曰方今流

賊四劫。誠危急存亾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翦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欣然而起曰。公無言。我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人持梃急馳之。而身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觀。一遇賊。輒奮鬬。自巳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身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黠耳中無巳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湯輪小品

宋潮遠鎮漳泉時。軍民不辯官語。每與紫帶。役有譯鄉語

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悱惻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妻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艾。叟曰，此必父魘其妻、妻妒其子。而中諮乃其妣丈。叩首稱善。於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運衣輕扑之。與父叩頭謝禮示其父曰。爾晚年擁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觀年無幾，家庭小譟。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illegible][illegible]無不墮淚者。今孝廉公市來尚稱之。座右編

崇禎二年，係寇圍成都，百計攻城。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喚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彩飾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旂。中數百人，各挾機弩。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

左右窺、俯視城中。老幼婦女皆哭、朱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車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衝者。牛驚、反走、乘勢縱擊敗之、祀事本末

旗人王某逃至山東、隱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蹤。捕者獲其妻、適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認屍。誣死其夫王、獄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國立德時為大司寇、清理刑獄、檢王案。反覆披閱、見單填有髮長三寸語。王逃剛剃無髮。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總數日耳。髮安能驟長。宜矜疑。眾不可。無何其主旋獲

上到部、同事愕然。書國新事

浙西大盜屠阿丑、聯綜數十、出入湖泖間。與海寇劉晉合謀叵測。汛兵不能制、撫按題請、兩浙兩省會兵合勦。時蔡忠襄懋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興師。乃力行鄉約保甲、蕭得賊勾引窩藏處。密召其人謂之曰。汝罪應死、吾姑貰汝。凡吾遣人。汝第飲食之毋洩。乃分遣兵卒、假作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中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倉遽登岸。四面伏發。斬其勇悍沈千舫、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蘅泉集

辛試總兵王忠、領兵援豫、病不能督戰。兵無餉、一日潰散渡河歸。吳姓恐沿途搶掠、遺患地方。乃遣官招撫之

曰。邊備急。本院原議講撤兵歸營。爾等各照隊。令領兵官押回原伍。經過地方。量給糧犒。毋得搜掠。取罪。各兵初謀入山爲盜。見差官至始安。將至省。然復差官犒以羊酒。令領兵官人見。責之曰。主帥郎病。爾等非領兵頭目乎、誰倡逃者。領兵官直陳某隊某某。原係降丁。不過十餘人。且謀入山爲盜。各官調停。諭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隊皆怨此數人入骨。手書檄付之曰。爾可擒解此數人。餘俱不問。仍歸伍可也。領兵官果擒獲解院。疏請倡逃者已獲。宜正法。餘令歸伍。上從之。憶記

崇禎九年正月。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掃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急。太僕寺卿李覺斯。同知州率士民固

守賊乃計攻之不克。賊掠郡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倚溷之。已盡斷其頭。環鄉堞埴其胴而倒埋之。露其下私。而穢淋漓以厭諸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舉呼向城。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啞不鳴。賊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閨牏亦效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然礮皆發。賊大創。未幾援兵至。遂遁。甯知是子

俟貢南門橋。近日捐辦渡船于在橋東。衆皆趨觀於專。左重右輕。橋欹而壓觀者百許人。一時漂溺。河流湍激。倉卒不能施救。橋側有一茶肆。遂將榱桷亂投於河。人得扳緣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寄傲筆

溧陽裴谷春。善斷獄。無錫有叔與姪贖屋者。逕年長叔

屡出嘗甚少。姪欺之。賺叔自金三百。屋不肯還。訟之無錫令。不能直。反與叔以杖。叔負屈控於裴。裴置之獄中月餘。後以劫江竊家廉無錫拘其姪。姪辨非竊。裴曰。盜其時。劫銀三百兩藏汝家。非竊乎。姪曰。此乃叔贖屋者是叔竊也。裴既令供明。遂杖姪四十。罰百金與叔。百金賑溧陽饑。餘百金賑無錫令。而斷還叔屋。（懷秋集）

余令交城。以粟能爲。達撫軍爾布。薦方在署。一日沁州知州汪竹巖宗魯。迓道來謁。余訝其無故遠辱。竹巖曰餘日余心大有所不慊。特此來訴。余詢其由。竹巖曰余姚蔡滋棠。爲令十三載。得陞知州。之姚業五載。甫得達撫軍勳劾。見作令甫二年。薦與余同。見幣理大

案有如神之稱何採聽之妙耶予曰無訪竹巖曰歟我欺予無事細訪倘有差誤安能無訪而得予曰不敢欺訪即弊在矣訪及原告之人必袒原告訪及被告亦然訪及原被證見俱然大足亂吾是非之真庭訊原有真情但愁問官不聽耳吾虛心勘審原被與證見必無不盡之詞然後斟酌其中自無遁形有兩造所不能知者止問官獨知耳竹巖曰誠然若果皆恃訪即吾子吾婿皆可疑也從今心服矣大笑而去

有失鴨數十者控於余寧廖令鷹燦廖曰近有來求而未遂者予曰有金姓人曾來蹤跡之鴨具在金強辨不服廖恐取兩家鴨雜於堂命各呼之金呼之不應矢

鴨者以竹竿呼。果成群而走。且曰吾鴨有火烙印左掌。驗之果然。其中一鴨不應呼。且無掌印。金執以獲訴。座曰。爾猶竊也。懼人覺。故買一他鴨雜其中耳。金服。責而還之。（淯陽紀略）

囊底寄

警敏

君子一言以爲智仲氏子片言折獄言可忽乎哉卽不易博採奇聞廣古諳之科訛謂是編不可小試

明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得釋　玉堂叢語

張尚書鵬皆欲營寺基爲宅逸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　笑林

焦芳入閣仍欲兼部事劉瑾屢延入來與李閣老議李

云。無此例。璉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翺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爲吏部尚書。與戶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閣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奏首吏部知道者。部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邪。又部事差繆。或章奏錯悞。小則同詰譴罷。大則削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王鏊長語

尙書劉南垣公告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上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嘗開諭之俟其來欵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對食能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尙未出直指饑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筯公强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諭其訓後不敢條款責人。座右編

余任山右初謁遠撫公口諭鄧知府貪庸應參予曰鄧知府所處甚難遠公變色曰本院與屬吏水米無

交貴縣吉作郡難有說乎予曰有說蔡守天下之至清者也周守天子之至有才者也鄧守無周之才而又不及蔡之清所以為難達公笑曰此平情之論姑免以待其改蔡守宗堯號明宇遼東義州人貢生康熙七年九月任周守令樹號計伯河南延津人壬辰進士康熙八年八月任鄧守會號肅菴福建閩縣人貢生康熙九年三月任俱告病歸時謂余一言能解鄧守於巡撫

某布政請按察河坐間布政以多子為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若孜歸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何云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其汲引

之。

王文恪公鏊。修蘇州志。衆欲請楊君謙。文恪以君謙諒啄。不欲與同局。姑蘇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謙方櫛沐不暇抽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文恪以為狂。愠甚。一日晤楊問前語。君謙曰然。今府志修於本朝。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楊之精識。臣聚係

都指揮使王佐死。後指揮陸炳陷其子欲殺之。而盡取其產。子甚窘。子之世名亦在捕。既入對。炳方與同僚列坐。多張刑具脇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恐助虐耶。母叱曰。死即

死耶。尙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丈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坐汝不省。乃天道也。夫復奚言。餘侶皆驚嘆。炳頰不覺發赤汗下。僞爲旁覩。輒遁之出。其事遂寢。遣愁集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中洲野錄

裝成寄

技巧

與巧也毋寧拙君子何取焉獨怪兩大一巧之匯也巧之日新如泉斯湧燃變不窮如花斯嬌紅紫萬狀豈以小而忽諸

明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葉之梢有人於甕中取乾豬脬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渡舟以濟北軍。稗史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叚豎碑之典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明季有巨碑不能安於負重之上一巧者曰碑不見龜龜不見碑則驟矣衆悟填土與負重

本。碑迷芳。　蟫虹筆記

鴻書云。金中都被圍。完顏承暉遣人以礬寫奏告急。今人用礬及膠。以鐵釘其煮。用其水寫白帛上。視之無迹。以墨塗帛背。則其字畢現矣。古人兵中傳寄信。三發一知。頗爲費力。何如此之省事。仝上

開濟術其尚書家仁都祀。疏白染圖鑪三百。倚書窘迫莫應。濟教裁矮桌腳。鑿圖孔。白紙糊之。取鐵鍋爲蓋。如數進。上喜。詰之畢濟。是時索燎火萬炬於上元縣。令陳樊。燠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其門籬香燈迎鑾。遂命搭篋爲燎。御如數進上。伏其才。王文恭集

裝燈賜與駁簡同制。飾道訖。帳用赤金鍱姓名。縫紀裝

什陳。皆以爲殍數之也。湖人利其金。毎一傳數。即取金去。後皆販黃獨紀交通往。嘯虹筆記

私鑄者陷於湖中。人猶聞其鎔銼之聲。乃以鑿爲鑿。槊而斷之。其曰向外。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爲甕所收也。或曰。廣東曾用此法造器械。又燒瓷瓦枕。就地枕之。可聞數十里甲馬聲。物理小識

猿山家謂之猢猻。皮膚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菽瓜蔬果竹筍之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猿。被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猿畜得脫逃。跳趨其群。群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猿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十百里。其群稍息。

熊公廷弼督學南畿。每試輒以帋三條封諸生頭巾。不令交頭耳語。一生悞斷其帋。懼其責也。忽大聲擊案。通場皆舉首驚顧。帋盡斷。生遂得免。懷秋集

明時有內監懸一珠燈於長竹竿之頂。令於市曰。能不梯升。不倒竿者。任其取去。數日無有應者。忽一人舉其竿而走至有井處。以竿插井中取燈去。內監大笑。寄虹筆記

尹見心為縣令。縣之河中生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易耳。乃遣能泅水性者一人。往鋸其根斷。作一杉木桶。套其兩頭。